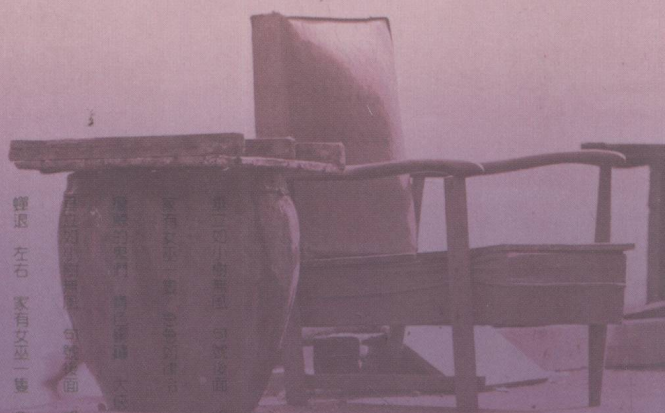


句號後面。

陳大為◎著

After the Full Stop



垂立如小樹無風 句號後面 將軍 輝退 左右

家有女兒一雙 句號後面

瘦鯨的鬼們 青色銅鑼 大俠 憑空 繃甸・一九四八

有口如小樹無風 句號後面 將軍

輝退 左右 家有女兒一雙 參參如律令

瘦鯨的鬼們 青色銅鑼

大俠 憑空 繃甸・一九四八

垂立如小樹無風 句號後面 將軍 輝退 左右 家有女兒一雙

參參如律令

瘦鯨的鬼們 青色銅鑼 大俠 憑空 繃甸・一九四八

垂立如小樹無風 句號後面 將軍 輝退

左右 家有女兒一雙 參參如律令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句號後面 / 陳大為著 . -- 初版 .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城邦文化發行, 2003 [民92]
面 ; 公分 . -- (麥田文學 ; 135)

ISBN 986-7537-12-2 (平裝)

855

92020402

句號
後面。
陳大為◎著
After the Full Stop

麥田文學 135

句號後面

作 者
責 任 編 輯
發 行 人
出 版

陳大為
胡金倫
涂玉雲
麥田出版

100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電話：(02) 2351-7776 傳真：(02) 2351-6320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電話：(02) 2500-0888 傳真：(02) 2500-1938

網址：www.cite.com.tw

E-mail：service@cite.com.tw

郵撥帳號：18966004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 / F，504室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Cite (M) Sdn. Bhd. (458372U)

11, Jalan 30 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63833 傳真：(603) 90562833

E-mail：citekl@cite.com.tw

電 腦 排 版
印 刷
初 版 一 刷

曹淑美

凌晨企業有限公司

2003年12月31日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86-7537-12-2

售價：200元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007 垂立如小樹無風

媽媽在我家的小佛堂念經，菩薩全醒了，縷縷檀香像龍一樣盤踞天花板……

017 句號後面

外婆的一生即將在這斗室裏終結，讓一個句號把三萬個日子封藏在裏面……

027 將軍

三枚埋伏在衣櫃裏的勳章，一舉擒獲我兵荒馬亂的狂喜……

037 蟬退

我真徹底退去幼年的蟬衣了嗎？昔年退去的「蟬退」早已成為歲月的養分……

047
左右

廣東話裏的「野」比「東西」更傳神，罵久了，竟演變成家裏很重要的一个意象……

057
家有女巫一隻

大概在己巳年夏天，我在台灣師範大學的地下餐廳，邂逅這隻後來進化成女巫的猴子……

067
急急如律令

以二指爲筆，在風那滑不留手的胴體上如鰻魚游走，描出一帖道教的行草……

077
瘦鯨的鬼們

這裏從來沒有過半頁的文獻紀錄，歷史像狗，分別寄養在每個孤獨老頭的口中……

089 青色銅鏽

他的背影很容易讓人產生錯覺，強烈，湮遠，有幾處斑駁的青色銅鏽……

101 大俠

史稱「第四次華山論劍」的那個下午，微雨，朦朧的水氣飄起來另有一番意境……

113 憑空

人鬼雜處，我筆下的散文世界，一不小心便成為今之《聊齋》……

123 緬甸，一九四八

作為一個詞彙，它經常被「緬懷」和「沉甸甸」瓜分，很多人一輩子也寫不上十次……

133 後記：列傳第十三



垂立如小樹無風



佛前，媽媽合十的手掌產生一股肅穆的力量，我垂立如無風的小樹。

從小就以爲雙掌合十是禮佛的公式，好比在走廊遇見校長就得收起嘻皮端上笑臉，恭恭敬敬地問好。不管討不討厭，他畢竟是力量的象徵，祂也是。年幼的我並非那種勇於反抗權威的孩子，通常靜靜垂立在旁，如小樹在無風的傍晚。

祂給我最初的印象是：殘酷。大慈大悲的佛不但殘酷而且無情，否則祂管轄的人間怎麼會有那麼多的悲劇，否則我妹妹不會草草蒸餾成一顆媽媽眼角的淚。

妹妹的早逝對年幼無知的我而言，影響不大，不過少了一個玩伴，沒法子再上演牛仔和紅番的廝殺，滿鏢子彈的玩具手槍遺失了追擊的靶，原本鬧哄哄的房子登時安靜下來。如同夏夜驟然撤退所有的蟬。妹妹搬到佛寺去住了，那裡離天堂最近——外婆試圖向六歲的我說明她的消逝和去處。媽媽的悲慟仿如大海之暗流，洶湧，散亂，卻堅持不起波瀾。

印象中她一直在尋找原因，無病無痛的妹妹何以突然過世的原因。我佛「慈悲」，終算透過法師之口，給她一個不得不接受的答案，說什麼前世的緣分未盡，故今生前來當她五年的女兒，緣盡就走了。有些東西不是說盡就盡，不像燈燃燈滅

那般輕鬆，親情乃出家人智慧的最大缺口，不懂就是不懂。媽媽遂把所有的烏雲濃縮，封妥，存放在心中。

每個星期天，我們一家三口都到廟裡祭拜妹妹。那是一座南傳佛教的寺廟，寺內有一尊大得人吃不消的臥佛，從肩到地，高約兩樓，橫臥的身長則接近十部車子；祂的體積拓寬了我的瞳孔和敬畏，也膨脹了媽媽的信仰。仔細乘除一番，竟有七八百個骨灰罈圍繞在佛像的頭部、背部和腳部，成一扁平的口型。妹妹蹲在光線比較明亮的腳部，靠近一扇常有蝸牛爬行的側門。媽媽選了一個有彩繪的漂亮罈子，還有那張蹲在花叢前面的近照；感覺上，妹妹在罈裡依舊蹲著，時間靜止的背面開滿了花。

媽媽總是帶很多水果和鮮花來看她，跟她說話，想知道她近來過得好不好。兩枚當作筊杯使用的硬幣，在綠色的水泥地上傳送著密碼，我知道，她們真的談了好多好多。有時還請寺裡的和尚來誦一部經，不知是泰語或梵唱，雖不懂，但悅耳的經文讓人心靜，灑在臉上肩上的甘露很是清涼。

和尚大多來自暹羅，除了泰語和英語，還會講福建話。有一位長得像迦葉尊者

的長老，每隔幾個月就來看看媽媽和外婆，佛法從此踏進我家大門。菩薩把妹妹帶走，自己卻住了進來，難道這也是命運的安排？媽媽跪在菩薩跟前誦經的神情，洋溢著一股祥和之氣，她知道最疼惜的女兒並沒有消失，只是遠離人世，在觀音菩薩指引之下修行去了。妹妹永遠活著，永遠是那張蹲在花前的五歲容顏。

兩個隨後出生的弟弟顯然無法遞補妹妹的位置，男生較皮，講不聽，又鐵齒，媽媽的神佛信仰並沒有得到咱們父子的認同，常被譏為迷信。她照舊每天誦經拜佛，早晚燒香，佛像和牆壁都被檀香燻得油黃。菩薩每次都在嗎？人間這麼多神像和祈禱，祂能分身如齊天大聖嗎？誰都沒有見過菩薩的真身，又怎能確定祂的存在？如是我問。小孩子不懂別亂說話，如是她答。

我從不相信神佛的存在，直到腳軟事件的發生。忘了是哪一年的事，可能還在念小學，有一天突然腳軟，像章魚一樣虛無乏力，怎麼站都站不起來，尋遍名醫也不見效。後來媽媽把我帶到一間蓋在岩洞裡的道觀裡去拜拜，那位神通廣大的神婆，竟然把《西遊記》裡的太上老道從西天召了下來，祂講了一堆莫名其妙的原因，然後對我說：過來。我居然不由自主地走了過去！唉，不爭氣的腳。我竟然被

自己的神蹟收編到迷信的行列裡去，自此，媽媽一旦遇上疑難雜症就求神問佛去了。不必考據就很清楚，道教之所以能在咱們家裡插上一面遮天掩地的大旗，我當是禍首無疑。

正所謂法力無邊，人間病痛都在神的治理範圍內，如仙如魅的一行朱砂行草，在黃色的符面上擺開架勢，幾句急急如律令，各種小病小痛皆能符到根除。多簡易的手續，難怪符籙派能壓倒丹鼎派成為道教的主流。媽媽對燒符另有一番見解，首先得正名為「化符」，若打算服食，則需調配一杯鹽水來抵消火氣和碳味，挺好喝的。每逢我要出門旅行，她便讓我帶上一張平安符，不用看，必是一些急急如律令的神言神語。

高二那年跟同學去金馬崙山上渡假，也帶了一張，她說山林野外不太乾淨，遇到危險記得唸阿彌陀佛，佛會保佑你的。本來也不怎麼放在心上，可一路上霧氣瀰漫，山道粗魯迴轉，旅遊車沿著懸崖外側喘噓噓地攀爬，心中不自覺地唸起阿彌陀佛，真希望佛在車外穩穩護著。阿彌陀佛在我需要祂的時候，真的會出現嗎？還是寧可信其有，我漸漸學會去相信祂的力量，和媽媽的信仰。

準備遠赴台灣念大學的前一段日子，媽媽替我準備了足以隱居半年的物資，怕我水土不服，怕我坐飛機危險，又怕我這個那個。後來她裝了半瓶水，教我到台灣之後摻上半瓶異鄉的水喝下，以免水土不服；還給我一個笑得十分開心的彌勒佛墜子，說是保佑我出入平安。不管彌勒佛是否全天候駐守在玉墜子裡面，每當我從夜深人靜的台大校園，獨自騎腳踏車返回宿舍的時候，都堅信祂的存在。尤其農曆七月，佛乃壯膽的不二聖品。

後來彌勒墜子不小心遺失了，馬上寄信回家叫媽媽再寄一個來。幾天後，我從一封滿紙叮囑的長信中取出新的彌勒墜子。離家千里之後，我才真正了解媽媽的內心世界，從兩三頁的來信中得知她對事物的想法，尤其被親友視為迷信的感受，她身處一個遺世而獨立的信仰世界，我必須成為最忠實的回聲。她不時跟我聊起妹妹，有一位神婆會按時向她報告妹妹的近況，都是好消息。從字裡行間可以強烈感受到媽媽的歡喜，畢竟那是她今生唯一的女兒，無法親自呵護成長的女兒。她高興就好，其他的根本不重要。

宗教，是她解釋人間百態的方式，燒香、拜佛，日夜誦經為的是我們一家五口

和親友們的平安。祈福的效用是無從評量的。媽媽沒有逛街消費的習慣，成天料理那些枯燥的家務，我光想就覺得無聊；其實誦誦經拜拜佛沒什麼不好，甚至可以當作生活的重心。我在信中全力支持她，對那些譏諷媽媽迷信的親友感到氣憤，我相信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對的。我佛慈悲，媽媽也一樣。

她在信中常提到「蓮勝堂」，大小法會都去幫忙。老主持病倒之後，由一位年輕的比丘尼掌理寺務。她從小被老主持領養回來，花了多年苦心才栽培成材。小時候我們就認識，但印象模糊，後來她到佛光山進修了一段日子，企圖全面提升蓮勝堂的宗教水平，媽媽和一羣老主持的老信徒遂成了她的左右手。大夥一起誦經念佛，一起募款捐助殘障機關，除了不可避免的法會，還舉辦一些研讀佛典的課程和演講。有一次我打電話回家，爸爸說她當「掌門」去了。其實是主持到外地辦事，剩下老幼殘兵，媽媽便去佛堂坐鎮。後來蓮勝堂改制成「妙覺林」，更成為她生活的重心。佛法完全癒合了妹妹留下的傷口，日子也越來越充實，後來還當上新殿落成典禮的司儀。她總在電話裡興高采烈地敘說最近的功課和活動，聽了，也替她高興。當然，她免不了叮嚀我要常常念經。

外婆往生前夕，媽媽和大舅舅在床邊念了無數的佛經，從外婆安祥的神情，我體悟到佛法的力量。她還跟外婆說：孩子都長成了，孫子都很上進，沒有什麼要擔心的事，千萬要放下心中所有的牽掛，如果睡夢中看到菩薩，就跟祂去吧……。強忍著淚，我靜靜聆聽媽媽對外婆所說的話，心臟像一具木魚被軟軟地敲打，久久，不能言語。

這時候，再大的財富、再高的學歷也是虛幻的廢物，只有形而上的精神力量可以消除臨終的茫然、恐懼，和痛。媽媽開始誦經之際，房間裏所有起伏的情緒統統歸零，一種絕對的寧靜，我在一旁垂立如小樹，內心迴盪著金剛經的字句。佛在，佛真的存在於斗室之內，祂正緩緩伸出巨手，把外婆安祥地接走。

不哭，不准哭。媽媽和大舅舅接力誦經八小時，外婆的遺容居然還原到臥病之前的模樣，不是神蹟，她的身子依舊紅潤柔軟，腳底尚有餘溫，連殯儀館派來處理後事的老夥計也嘖嘖稱奇。媽媽說外婆被佛接走了，該高興才對。外婆和她相處了六十年，說走就走了，她居然放得下，更讓外婆把人世間的一切牽掛統統放下。我赫然發現：媽媽的內心有一股力量，和不凡的智慧，彷彿再次看到暹羅佛寺裏的巨

大臥佛，媽媽的背影讓我變得好渺小，好驕傲。

後來我察覺到媽媽念經的角度和深度跟以前不一樣，她很努力研讀經文的含義，不時從妙覺林借書回來看，撇開神蹟不說，誦經者本該讀懂經文的大意。其實我挺喜歡佛學，尤其印度原始佛教的論述，那種創始的知識真的很迷人。前幾年擔任普門雜誌社的編輯，在基隆極樂寺住了大半年，每天正式上班前就得跟大夥一起念經，下班後就研讀各種佛學論述。但我慧根不足，遲遲未能皈依我佛。反正佛在心中，就好了。

千禧年六月，她和爸爸來參加我的畢業典禮。當我上台領取博士證書時，不知道她會不會想起妹妹，小時候比我聰明的妹妹如果健在，應該會念到博士。在典禮進行中，我回想起十二年前離家來台之際，老怕我水土不服的媽媽，替我準備了一大箱衣物；以及對我期望很大的爸爸，他自從三十三年前政大畢業後就沒有來過台灣。接著又想起生前最疼我的外公外婆，想起台北第一個冬天，和台大第一節，不知不覺離家十二年，整整十二年……

隔天早上，媽媽在我家的小佛堂念經，菩薩全醒了，縷縷檀香像龍一樣盤踞天